



朱蕾

ZHU LEI

奚 青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内 容 说 明

这是一部反映地质科学工作者战斗生活的小说。书中描写了新一代知识分子在三大革命运动中的锻炼成长，同时也抒写了他们的爱情生活。

插图：王为政

朱 蕾

奚 青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绍兴路54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12.5 插页 2 字数 251,000

1978年2月第1版 1978年2月第1次印刷

书号：10078·3009 定价：0.80元

目 次

一	小考.....	(1)
二	太行山的女儿.....	(8)
三	破八卦.....	(21)
四	喜相逢.....	(31)
五	山根爷爷.....	(38)
六	钢梆二婶.....	(47)
七	都是剧中人.....	(62)
八	敢画犬马.....	(75)
九	风水先生求师.....	(88)
十	收不收.....	(96)
十一	铁顺哭了.....	(110)
十二	隐秘的心愿.....	(119)
十三	趟路.....	(133)
十四	姑娘的失望.....	(144)
十五	地质图丢失.....	(161)
十六	怀疑.....	(173)
十七	夜探幽灵洞.....	(178)
十八	坐卧不宁.....	(188)
十九	金光斗算卦.....	(193)

二 十	狗报信.....	(212)
二十一	揪心的时刻.....	(217)
二十二	侦审一盏灯.....	(237)
二十三	爱情的裂痕.....	(244)
二十四	追看鞋底.....	(265)
二十五	月下姐妹.....	(278)
二十六	亮甲洞文物出土.....	(289)
二十七	大娘包饺子.....	(301)
二十八	作者与读者.....	(313)
二十九	杨书记发奖.....	(331)
三 十	寂静的坟地里.....	(340)
三十一	果然是他.....	(358)
三十二	香山栌叶红.....	(372)

一 小 考

一九六二年，春到北京。

五月的西山，葱葱翠翠，一派新绿。推开楼窗，扑入耳轮的是各种鸟雀啾啾啁啁的合唱；沁入胸扉的是嫩叶和青草的幽馨，桃杏的清芬，还有紫丁香的浓郁的香气……

太阳落山以前，从地质研究所楼上望出去，整个首都披着金红色的霞晖。玉泉山、昆明湖、革命军事博物馆、民族文化宫、天安门……显现出清晰的廓影，变得格外明静、壮丽。

肖聪临窗眺远，心境就象春天一样恬美。

今天是星期六。晚饭后，人们三三两两走出研究所，散步，爬山，或上影院看电影。他却一个人躲在宿舍里，伏在窗前的桌子上，摊开信纸——

爸爸、妈妈：

好久没给家里写信了。这几个月空前的忙。三月初我到贵州、广西参加了一次水文地质考察。回来后，接着去东北开一个专业科研会议。这月回到北京，又应《中国地质》杂志之约，赶写一篇学术文章，最近才脱手。

爸爸一再嘱咐我，不要忘记自己是工人的儿子，

要做一个又红又专的革命知识分子。我牢记着爸爸的话。到地质研究所两年多来，我先后参加了三个课题的研究工作，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。其中一个课题是让我挑重担的。不久前，这个课题研究报告在地质杂志上发表了，引起各方面的重视和好评。最近党组织找我谈了话，勉励我戒骄戒躁，不断前进，争取早日加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。我也向党表示了自己的决心。

大约一周后，我准备回南京探亲（领导准假了）。好多事，好多话，等我到家后再讲吧。不过有一件事，必须先告诉爸爸妈妈。你们再三催我回去，第一是出于想念；第二，大概是最主要的，也就是要给二十六岁的儿子解决一下“终身大事”吧？小妹来信向我透了透风。她说家里时常来一位“客人姑娘”，并推断这就是未来的“嫂夫人”。事情既然到了这个地步，我也只好向爸爸妈妈托底了：这件事，我会独立自主解决的。

这次探亲回去，我将给你们带去个新的客人——我们研究所里的一位女同志。她叫朱蕾，二十四岁，和我同一年从地质学院分配到研究所的。我在校作研究生时，她是学院团委委员，是个品学兼优的姑娘，又是排球运动员。我们那时只是一般认识。到研究所后，一道搞课题，开展团的工作，接触多些，彼此都有些好感。她是个党员，我们团支部书记，在思想上、工作上对我都有不少帮助。她爸爸是福建部队

的一位师长，妈妈原是八路军的军医，抗日战争中牺牲了。她从小寄养在太行山的一位大娘家里，是在农村长大的。这里需要说明：到目前为止，我们之间只是心里有意，谁也没有启口。

她这次并非专门到南京去的，而是路过（到福建探亲）。她说要参谒一下中山陵、雨花台。当然啰，她同意到我们家来，也总还是有一定的“战略”考虑的……

情况就这样。到时候你们怎么招待，我就不用管了。不过要和小妹讲清楚，叫她别冒冒失失地捅破“窗户纸”，给客人出难题。

写到这里，肖聪推下眼镜，抬起头。他把信从头到尾看了一遍，想收尾了。大概是意犹未尽，或是一种青春幸福感的驱使吧，他略一思索，又伏下身，加了一段：

妈妈，您接到这封信后，晚上会睡不着觉吧！您可能要猜想：这个朱蕾是个什么样子？性气怎么样？她喜欢吃些什么东西？等等。妈妈，为了不使您失眠，我简单告诉您一下：她身高一米六五（这是她自己常说的：“不是太行山的小米南瓜，我长不到一米六五！”），扎两根短辫，鹅蛋脸，眼睛炯炯有神，既有共青团员的活泼，又有共产党员的锐敏。她热情，诚恳，落落大方。跟她在一起，有时会产生一种“小大姐”的感

感觉的“觉”字没有写出来，肖聪身后突然“卡嗒”一响——头上的电灯亮了。他回头一看，心突突跳起来，脸也红了——走进来的不是别人，正是他笔下描述的姑娘——朱蕾。

朱蕾穿件苹果绿的毛衣，浅黄色长裤，一双运动鞋，手拿一副羽毛球拍，脸色红扑扑的，就象一个刚刚下场的女运动员。

“你闷在屋子里写什么呢？连灯也不开。”朱蕾用手绢擦下汗，走到桌前。

“写……”肖聪慌忙把信纸合起来，压在肘下，“写……写点有意思的东西。”

“能看看吗？”朱蕾见他那个局促的样子，含笑问。

“不不，”肖聪紧张地摇摇头，“不能看。”

“保密吗？”

“暂时是这样。”

朱蕾记起肖聪讲过他喜爱文学，以后有条件也许会试写一下地质生活，于是猜测他这会儿写的多半是小说、诗歌一类，便说：“让我看看，我也许能对你的描写提点意见。”

肖聪咬下嘴唇，不知该说什么好。

“勇敢些嘛！我负责替你保密。”

“你……你真的不能看。”肖聪深意地看了她一眼，接着避开她那明朗的目光，“你看了，会后悔的……”

朱蕾审视地望着肖聪的脸，注视着他一下子变得赭红了的两颊、欲隐又露的眼神和那略带自嘲笑意的抿着的嘴角。似乎在一秒钟里，朱蕾蓦然领悟到了什么。她拢下额发，走到窗前，面对着徐降的暮霭沉思起来。

肖聪慌惑了。他不清楚朱蕾是看破了他的隐秘，还是由于受到“冷落”而生气了。如果是生气了，那么他是无论如何也解释不清的呀……

沉默了一会儿，肖聪起身倒杯水，送给她：“你喝水么？”

朱蕾转身接过水杯，喝了两口说：“我来告诉你一件事。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你大概不能回南京探亲了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肖聪一怔。他觉得朱蕾手里端的仿佛不是一杯热水，而是一瓢冷水，向他头上泼来。

“你下午往《中国地质》社送校样，刚走，室主任来了，布置一个新的研究课题。”

“什么课题？”

“太行山一带岩溶地下水赋存条件及开发利用。还有一个附带任务：对比几种示踪剂在地下水连通试验中的效果。”

“怎么突然下来一项任务？”

“这是配合北方农业抗旱的重点科研项目，国务院直接抓的。”

肖聪皱了皱眉：“多少人参加？”

“先抽七、八个人，深入几个点搞一段时间。”朱蕾观察着肖聪的表情变化，“室主任讲人手不够，希望你推迟探亲。他说要找你谈谈，征求一下你的意见。”

肖聪好长时间没有说话。半晌，他征询地问朱蕾：

“你……也参加这个课题吗？”

朱蕾摇头说：“不。领导让我按原计划回南方探亲。”

肖聪走到桌前坐下，双手插到浓密的头发中，苦苦思索起

来。

朱蕾关切地问：“你，有什么实际困难吗？”

这句话似乎提醒了肖聪。他深深吸了一口气，站起身，说：

“我去找室主任谈谈，看能不能调换个人。”

朱蕾说：“也好。我和你一块去谈——把你换下来，我去。”

“那，这……这怎么……”肖聪楞住了，完全没有料到她会提出这样一个调换方案。

朱蕾一双明澈的眼睛望着他：“怎么？这样问题不就解决了吗？”

肖聪看她一眼，苦恼地摇摇头。他沉吟一阵，吐了一口气，抬脚向门外走去。

“等等，”朱蕾叫住他，“你干嘛去？”

“找室主任去。”肖聪在门口站住了，“你我都两年没探亲了……”

“是呀，是两年没探亲了。”朱蕾走到他跟前，“可是，到底是工作重要呢，还是探亲重要？”

肖聪想说什么，又顿住了。

朱蕾慢吞吞地喝了会水，末了，抿嘴笑道：“同志，看你愁得这个样子！向你交个底吧：组织上已经定了，第一批下去四个人，有小刘、小王、你和我。搞完这个课题，就让我们去探亲。”

肖聪眼睛一亮，俊秀的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：“真的？我们一块……”

朱蕾瞥了他一眼，“你看，还要不要找领导……”

肖聪难为情了：“你……你真会作弄人。”

“我呀，在考验人。”朱蕾黑亮的眼睛里闪出调皮的嘲笑，“怎么样？在刚才这场‘小考’中，成绩不大理想吧？”

“……”肖聪脸色涨得通红，连脖子都红了。

不知是真的渴了，还是出于一种掩饰，他拿过朱蕾手中的水杯，转过身，把剩下的半杯水一口气喝了下去……

二 太行山的女儿

一辆蓝色长途汽车在太行山里驰行。它一会儿爬上高坡，拐出一个个陡直的“之”字弯；一会儿徐降河谷，驶过平光光的或是拱形优美的石桥；有时它盘旋在石崖上，犹如一只飞翔的小甲虫；忽而又缓缓穿过一条水库大坝，象一个漫步湖畔的轻松愉快的游人……

在汽车里的三十几名乘客中，有四个地质队员：组长朱蕾，组员肖聪、小刘和小王。一路上，肖聪兴致勃勃地讲起不久前的贵州、广西之行——黔灵山的烟雨，黄果树大瀑布，桂林岩洞，漓江风光……绘声绘色的讲述，把未曾去过西南的小刘和小王深深吸引住了。周围的人也都转过身，饶有兴趣地听起来。

小刘是三年前的地质学校毕业生，比起刚刚从地质学院出来的小王，阅历广些，也显得老成。小王是个勇敢乐天的小伙子，个子比小刘高，身子比小刘瘦，长着一副孩子气的带几颗雀斑的面孔。虽说两人都是二十二岁，可站在一起，小刘象个哥哥，小王则象是相差几岁的弟弟。

小王听肖聪讲完一段，羡慕地啧啧嘴，问：“不是说，五岳归来不看山，黄山归来不看岳；见过桂林山水以后，象这种光秃秃的太行山，你就不想欣赏了吧？”

肖聪注意地看一眼前座的朱蕾，笑笑，没说什么。

朱蕾靠窗坐着，始终无话。她手扶车窗边框，凝神望着窗外。她那姿势和神态，完全不象一个走南到北、饱览山河景色的地质工作者；相反，却象个初次坐火车远行的女孩，睁大眼睛，贪婪地观赏着一幅幅变化无穷的畫面。

听了小王的几句话，朱蕾转过脸，看了肖聪一眼，接着回过头，又把目光投向山野。

窗外，没有江南那种飘渺的烟云，也没有壮观的瀑布，没有石林的奇观，也没有铺连盖密、郁郁葱葱的林海……眼前，是巍峨的山峦，苍苍莽莽，横峰迭嶂——色调斑驳的近山，草木可辨的远山，还有那渐次延续到天边的绰约淡远的层层山影，这一切构成了一幅视野宏阔、气势雄浑的图画。瞧，那一弯弯镶着黄边的绿块是梯田，一条条曲折白线是车路，映着蓝天的长带是河流，象云朵一样在山坡上游动的是羊群，喏，在山庄周围、沟下坎上的一片片粉红色的簇团，那是晚开未谢的桃花……

多美的太行山啊！她严峻，雄伟，拓人胸臆；她襟怀坦荡，一览无余；她春意盎然，焕发出社会主义河山的蓬勃生气。这里，迤邐南北，滋育了多少勤劳勇敢的人民；这里，纵横千年，创造出多少摧枯拉朽的英雄业绩！二十多年前，在烽火连天的抗日战争中，小小的朱蕾就降生在太行山的怀抱里……

当汽车转了一个弯，揭竿岭的山影从几十里外跳入朱蕾的眼帘时，她身子一动，眼里顿时放出孩子般的激动、欣喜和向往的神采。

“看，那就是揭竿岭！”她指给身边的小刘和后座的小王、

肖聪看，“在那儿，就是山顶上象斜插着一根粗棍似的那个高峰。对，对了！”

小刘注视着朱蕾容光焕发的脸，低声问：“你一路上老是在沉思，想些什么呀？”

“你猜呢？”朱蕾微笑着看看小刘。

小刘掏出笔，在手掌上写了一些字，伸到她眼前：“这，就是你嗓子里想要蹦出来的话。”

朱蕾定睛一看，小刘手上是：

太行山，你的女儿回来了！

她笑了，嘴角两旁显出两个甜蜜、欢愉的酒窝。

是的，朱蕾是太行山的女儿。她是在太行山里生，太行山里长，直到十一岁才离开这个亲爱的家乡的。

一九三八年秋，抗日战争进行到第二个年头。八路军和游击队活动在揭竿岭一带，抗击日寇向太行山腹地推进。揭竿岭山脚下有个村庄叫亮甲台，往西南八里路，有个村庄叫青鬃马。当时，八路军十几名伤员隐蔽在青鬃马，由一名女军医负责治疗护理。一天夜里，鬼子和伪军得到亮甲台大地主龙三泰的密告，突然奔袭青鬃马。发现敌情后，女军医和两名轻伤员狙击敌人，掩护其他伤员撤离。伤员刚从一条山沟小路撤出村，女军医和两名轻伤员便被包围了。女军医为了引开敌人，只身攀上一道石崖，拐进沟谷，边打边向亮甲台方向撤。敌人咬住她，尾追过来了。跑着跑着，她右胸突然中了一弹。她撑着甩出两颗手榴弹，便扑倒在一块半人高的石头上，昏迷过去

了。不一会儿，敌人包围了这个地方。但是，除了炸烂了的石头和刺鼻的硝烟，他们什么也没有找到。

女军医到哪里去了呢？

她被前来接应的亮甲台民兵队长、共产党员雷五更救走了。雷五更把她背到家里，隐蔽好，才发现这是个怀着八个月身孕的女同志。天亮以前，女军医早产了。当雷大嫂把不足月的小女孩包裹好，送到女军医面前时，这位八路军女战士由于伤势过重和产后流血，已经奄奄一息了。她挣扎着坐起来，爱恋地看了看小女儿。“大嫂，谢、谢谢你了……请你把这孩子，交、交给她爸爸。他爸爸是……是……”话没有说完，女军医便靠在大嫂身上，闭上了眼睛……

灾难并没有过去。

敌人封锁了村子。天一亮，他们便在老地主龙三泰的带领下，挨家挨户搜查。雷大嫂抱起女军医的遗孤，又抱起自己的三个多月的吃奶孩子春杏，躲到邻院山根大叔家的地窖里去。雷五更留在家里迅速掩藏烈士的遗体。他刚把女军医用一床被子包好，放到一个大木柜里去，敌人闯进院了。鬼子发现了屋子里的血迹，接着翻出了柜里的女八路的遗体。他们把雷五更捆到村里那棵老槐树上，严刑拷打，追问其他伤员的下落。雷五更正色答道：“其他伤员全让我送走了。想找到他们不难——以后在战场上狠狠揍你们这帮乌龟王八蛋的，就是这些战士！”鬼子气急败坏，用刺刀把雷五更同志残酷地挑死了。

后来，龙三泰当了治安大队长，又在亮甲台修了炮楼。他风闻女八路留下一个孩子，在雷五更妻子手里，便到处寻找，企

图断了这条根。雷大嫂在山根大叔家藏了二十多天，用自己的奶水把这个只有四斤多重的小女孩将养活了。这时，村里党组织接到上级通知：孩子的爸爸是八路军的一个营长，要想尽一切办法把孩子安全转移出去。

一天夜里，党的交通员、老羊倌山根大叔抱上雷五更同志的女儿春杏，雷大嫂抱上女军医的孩子，悄悄出了村。雷大嫂的娘家在揭竿岭以西九十里，是根据地。党组织决定把烈士的孩子转移到那里，由雷大嫂抚养，照顾。他们刚出村不久，便碰上了敌人的巡逻队。雷大嫂把奶头放在孩子嘴里，隐藏在一团酸枣棵子后面，躲过了敌人。山根大叔却因为小春杏突然哭起来而暴露了目标。敌人闻声追赶，山根大叔凭着熟悉山形地势，加上天黑，左弯右拐，飞快向村里退回去。一阵杂沓的脚步，象从雷大嫂的心坎上踏过，跑远了。她咬咬牙，站起身，抱紧了手中的孩子，毅然向西奔去……

母亲的心整整悬了一夜又一个白天。第二天黄昏，山根大叔背个拾柴的花筐，空手找到了春杏的姥姥家。

“大叔，小春杏她……”雷大嫂抱着女军医的孩子，扑到山根大叔跟前，眼泪扑簌簌落下来。

“别急，小春杏在，她在呀！”大叔赶忙安慰她。

“大叔，孩子在哪儿？”

山根大叔解下花筐，扒开松软的树叶，再揭开一个铁筛子，只见小春杏安安稳稳地睡在里面。

“大叔，”雷大嫂忙抱起春杏，“这大白天过封锁线……她，她没哭吗？”

山根大叔笑了：“嘿嘿，我早上给她喂了点面糊糊，又给她

灌了小半匙酒。看看，该醒了吧？”

.....

女军医的孩子长到四个月，脸蛋胖了，红了，会要人，也会逗人了。她的爸爸吕营长这时才辗转找到雷大嫂。吕营长一手抱着自己的女儿，一手抱起大嫂的女儿。当他看到小春杏由于奶水不足而显得又白又瘦时，眼里禁不住泪花滚滚。

“大嫂，你……”他叫了一声，说不出话了。

“吕营长，”雷大嫂赶紧把话岔开，“快给孩子起个名字吧，有了名字，好叫她呀！”

吕营长深怀感激地说：“大嫂，你就是她的娘，名字由你起吧。”

大嫂推辞，不肯起名。

吕营长沉吟半晌，说：“这样吧，孩子妈妈姓朱，让她随母姓。朱医生是雷大哥救下来的，这孩子又是雷五更同志用生命换来的，就让她叫朱雷吧。”

小朱雷跟春杏姐在姥姥家住了四年。一九四三年秋天，山根爷爷来了，把她们娘三个接回亮甲台。这时，鬼子的大扫荡失败了，揭竿岭一带的据点全被我们拔除，大汉奸龙三泰也被抗日民主政府处决了。小朱雷在雷大娘的抚养下，在党和群众的关怀下，象朵向上的葵花，一天天长大了。她和春杏姐上山拾柴，下沟剜菜，有时跟山根爷爷一起放羊，后来又参加了儿童团，站岗、放哨、查路条……成了一个机灵勇敢、结实活泼的“小八路”。爸爸每年能来看她两次。有一回爸爸要把她带走，送到八路军子弟小学去。小朱雷哭了，不肯走。她偎在雷大嫂怀里，说：“我和娘在一起，和春杏姐在一起。亮甲台也